



城记

用舌尖触摸故乡

□ 李晓

层层叠叠码放在蒸笼上的格格，带着真实的市井生活，闯入了城市的记忆

一座城市的记忆，其实可以用食物的气息来表达。它让你对一座城，有了体温的贯通，血脉的相同流向。食物的气息，就像深植你记忆中的一个人，往往就是那个人留给你的气味，唤醒了你。

我生活的重庆，是一个天下人都知道的美食之都。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，你对生活的感情，总是连带着美食，让人敬重。它从大地上来，再通过一双一双手用心烹调，所以，品尝美食的过程，除了来自美妙的感官享受，也是内心的一次感恩之旅。

一旦去了外地，我常常用舌尖来触摸故乡。故乡的美食，让漂泊的我，有一种落地生根的感觉。

说一说故乡的美食——格格。格格，它当然不是皇家公主。在一条寻常小巷的馆子里，一口大铁锅沸腾的水上，一排排竹蒸笼在轻雾缭绕的热气中林立，里面蒸着羊肉、排骨、肥肠，在这些肉食里面，掺上了花椒、胡椒等调料的米面和杂粮。这些散发诱人香气的格格，把一条小巷、一条大街都香透了。

我常常和这个城市一些对格格情有独钟的友人，沿着一条爬满了青苔的小巷子，去一家老字号的格格店里，坐在褪了油漆的桌子上，大声吆喝：“老板，上几个肥肠、羊肉、排骨格格，再来二两烧酒！”烧酒，就是店老板用一些秘方泡的药酒，就着格格喝了酒后，人就特别提神和来劲。有一次，我吃了几个格格，喝了一杯烧酒，竟把一家单位门前的石雕给举过了

头顶。在店里吃着格格时，那些带着山野乡土气息的服务员姑娘，会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海带或萝卜汤来，这格格吃得有些热辣，得用那汤在肠胃里温润一下。

品吃着格格，让人整个身心放松下来。带着稍稍的野性，又如这个城市的性格一样，散发着豪放爽朗之气。尤其是，当你远远地打量那些如宝塔、石林般壮观的格格，层层叠叠码放在蒸腾着热气的大锅上，一种真实的市井生活的气息，就会平安抵达被幸福充盈的内心。

吃了这么多年的格格，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里，成为哺育与灌溉我的一道美食。吃格格时，只要稍一呼吸，总会嗅到林中翠竹的清香。而今，听说了那么多的不安全食品，添加了防腐剂、甜味剂、着色剂的消息不绝于耳，对太多的食物充满怀疑和恐慌。可格格，我却一直放心地吃，它成了我囤起来的食物“防火墙”内，一道身心安妥的故乡美食。许多外地朋友来访，我总会带上他们，像寻访老友那样，去格格店里吃上几个。这些外地友人吃着麻辣的羊肉格格时，常常满头生汗，却又欲罢不能。临走时他们说，爱上这座城了。

就是这个格格，让我一个移民到澳洲的朋友，对故乡这道美食思念成“疾”。去年，他又回到重庆落户。一回到故乡，他就风尘仆仆去老字号格格店里，破天荒一气吃下了12个格格。他边吃边落泪。对故乡的思念，不就是对这些普普通通的市井美食、家长里短乡人的惦记吗？浩瀚的太平洋与长江之间，就隔着浅浅一弯新月的距离了。

万里苍茫之外，一个人，用舌尖触摸到了故乡，是一棵落叶的老树，回到了根的幸福。



雨后黄山 施广德摄

憋多久不笑？

□ 王太生

不笑的时候，人就像板结了的土地，那上面长不出庄稼、植物

清代笔记《蕉轩随录》里说，有个人，一生不笑，“虽逢吉庆，未尝开口”。即使春天来了，抬头见山，他也不笑。一生不笑，他的内心该有多厚的坚冰，是他不愿笑？还是不会笑？简直匪夷所思。

不笑，就像在水中憋气，就这么一直憋着。一个人，一个时辰不笑，容易做到。半天不笑，也难。一天不笑，更难。小时候，我曾经和人打赌，10分钟不笑，结果被别人挠搓肋骨、胳肢窝，还是憋不住，像夜闸门放水，“扑哧”一声，笑出声来。

一生不笑，着实有些夸张和荒诞，但是也有人40年不笑。英国有位50岁女子，40年没笑过。她不笑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怕长皱纹。她认为，这一“独家秘方”比打肉毒杆菌更自然有效。“扑克脸”背后，是每当聚会时，周围的人笑成一团，她顶多动动嘴角。这个女人坦言：“我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，所以我脸上没皱纹。我从十几岁起就没笑过了，连微笑都没有。”她最多会把自己的嘴角往上抬抬，显出有点开心的样子，朋友们为她取了“蒙娜丽莎”的外号。

40年不笑，等于把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部分冰封了。他们在生活中一板一眼，面部僵硬，就如同一块板结了土块，那上面长不出庄稼和植物。

一笑表示礼貌。朋友刘小二，有10天不笑。他觉得有个人待他不客气，一直闷闷不乐。那天我请刘小二喝酒，他喝醉了，坐在小酒馆里傻



倥偬的乡愁

□ 李咏瑾



最吸引观众注意的是一批张大千

在不同创作阶段所留下的粉本

6月，成都博物馆新馆正式向公众开放。推出的首个特展，即为“倥偬的乡愁·张大千”美术作品展。

这次展览上，张大千嫡传弟子孙云生之子孙凯，特意从台湾带来多幅张大千的粉本珍藏以及数十张珍贵的历史照片。据孙凯介绍，虽然张大千的画展已经举办过多次，但这次的展品均是首度面世，有着很高的艺术与文化价值。

展品陈设分为三大板块，一一对应张大千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中的三次飞跃：从早期师法古人的具象临摹，到敦煌归来以后风格大变，在师法自然中开启富丽堂皇、雍容华贵的印象画派之路；再到晚年旅居海外，萍踪三十年，与毕加索等人深度切磋之后，画风大开大阖地进入到泼墨重彩的抽象艺术领域，布局雄厚、用笔恣肆——三步跨越横亘历史，张大千于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鱼虫、走兽，工笔、泼墨无一不精，海纳百川，熔中西方美学于一炉，为中国画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艺术发展之路。

在展览现场，除了张大千一些代表作品和其收藏的古人画作以外，最吸引观众注意的，是一批张大千在不同的创作阶段所留下的粉本。

所谓“粉本”，是指中国画中施粉上样的稿本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很长的渊源传承。清代画家邹一桂曾说：古人画稿，谓之“粉本”，前辈多宝蓄之，盖其草草不经意处，有自然之妙也。了解一位画家，往往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研究他的画稿。这对于中西画家都很适用，如同毕加索的手稿揭示了绘画中的许多秘密一样，通过张大千的“粉本”，也能具体地看出其画风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。



展厅一隅

李咏瑾摄

张大千早期对石涛、老莲、伯虎等古人的摹古，由明清上溯到隋唐，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，曾传为当时之美谈。此次展览，将石涛等著名画家的原作图片与张大千摹古的粉本一一对应展出，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地穿越到张大千当年的画案前，看着他是怎样凝神分解原作的精妙，再师古而不拘泥于古，博采众家之长地运用到自己的笔下，终成蔚然大观。而我们作为仰慕中国绘画文化的观众，如同张大千当年拆解古人的笔法一般，又得以参悟张氏落笔的奥妙，这种三重时空中的艺术鉴赏之美，使人不禁如痴如醉。

展览现场，睹画思人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大千浓浓的思乡情愫。出生于四川内江的他，一生漂泊来去，晚年更是旅居海外，叶落归根之情，历久弥深。曾有人辗转从成都带给他一包故乡的泥土，他捧土百感交集，老泪纵横中不由

感叹：“看山还是故乡青。”1968年，他曾作《长江万里图》，自灌县至崇明，将他梦魂里的万里江山收于一卷，满纸激情，是他一生极为珍贵的代表作。在展厅的末尾处，是一幅张大千的巨幅照片：晚年的他白须白发，孑然伫立在异国他乡，向着远方久久眺望不已，而脚下灿烂盛开的，正是他走到那里都不忘种植的鲜艳杜鹃，这代表着故乡蜀中的花朵。



主题：张大千美术作品展

时间：2016年6月11日至2016年9月11日

地点：成都市博物馆

看点：作为新博物馆的开馆特展，此次展览展示了张大千的画风是如何形成的

神异魔鬼城

□ 陈颐

公认。

当汽车进入“魔鬼城”，眼前陆续出现雅丹地质群落，好像是一座座废弃的古城，气势磅礴。自称“野导三郎”的朋友曾多次来“魔鬼城”摄影，他说，这是最后的雅丹地貌，它已经进入中老年期，再往深处才能看到年轻的雅丹地貌。飞沙走石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吹来，这里年降雨量26毫米，蒸发量3600毫米，日照3680小时。

一脚踏入“魔鬼城”，热浪袭来，烤得我脸上滚烫烫的。“魔鬼城”内的常驻“居民”以千姿百态的风姿迎接着我，有些酷似城堡、殿堂、佛塔、人物，禽兽，形态各异，令人震撼。鬼斧神工，地设天造，诡秘莫测。在“魔鬼城”，我的鞋子很快遭到彻底打击，滚烫的粗砂砾在我行走不到几十米，就晒化了鞋后跟，这是“魔鬼城”向我发威吗？

亿万年间的风沙雕琢，哈密雅丹呈现出了独特的个性，囊括了雅丹地貌的不同发展形态。上大小小的蘑菇状土丘是雅丹典型的衰亡阶段，接下来它的特征就将消失，成为一片戈壁；上小下大的造型各异的是雅丹的壮年阶段，也是目前哈密雅丹的主体部分；而沟槽则是雅丹发育的初级阶段，随着风蚀作用的加强，它会变得支离破碎，成为“新生代”的雅丹。在瞭墩南雅丹区，遍布极似南方喀斯特地貌的砂岩溶洞，为雅丹地貌所罕见，散发着神异之美，引人无尽的猜想，它的成因尚待探究。

哈密雅丹地貌的“魔鬼城”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大约4亿年前，这里是碧波万顷的海

洋，是生命的摇篮。又大约过了1.5亿年，古天山隆起，大海逐渐退去。在大约距今1.4亿的侏罗纪时期，这里森林茂密、湖沼遍地、恐龙繁生、生机勃勃。

岁岁年年，换了人间。如今的哈密雅丹风景区（魔鬼城）以艾斯开霞尔古驿站为中心，景区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景区，景区又分为6滩16景。其中一处叫瀚海神龟，就因其地形酷似一个扬天侧望的神龟。道光二十六年，《哈密志》记载：“盖梁架在天生墩东，沙土生成，具形宛如龟，首尾俱全。”可见我国在清代就对雅丹地貌有详细记载，不过当时不叫雅丹地貌，而称为“天生墩”。

在“魔鬼城”的戈壁大道上，经常能看到一堆堆的大石头，这些石堆是古丝绸之路的原始路标，又叫阿拉伯石堆。古代过往商人和牧民在长途跋涉中由于风沙较大，往往走过的路就被沙石掩盖。为了能把路线保留下来，商人们便把石头堆成堆作为路标，标志着自己曾经从这里走过。年复一年，丝绸古道上就保留下了无数这样的原始标记。一堆石头表示前面有路，两堆石头则表示前面是岔路口，岔路口中间有一堆石头表示前进方向。三堆石头表示前面道路很好，有水有人家。有些石堆还有不同的含义，在一堆堆大石头周围摆一些小石头，说明此地不太安全，小心有强盗。真是生活中处处有智慧。

哈密“魔鬼城”，在这广袤

的戈壁上还有多少传奇？

旅途 JOURNEY

清凉井水边

□ 揭方晓

亮、苔藓的阴凉，共同孕育了这方清凉的世界。那天，我在巷里漫步，看到井边有两位少妇，一位汲水洗洗衣服，满满一大桶衣服堪堪洗完；一位以井水冲洗刚刚宰杀好的老母鸡，说是这天为农历六月初六，当地有吃鸡或是丝瓜煮猪肉的传统。

一旁的程阿公，80高龄了，对于这口水井的来历，他也说不清楚，只知道这口井中之水清澈甘甜，从不干涸。这时，附近院子里走出一位易阿婆，今年已经78岁了，她说：“这口井啊，可有些年头了，从我孙子上往上数，直到数至第16代祖先，那时这口井就在了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这口井可就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。几百年，建筑早成了废墟，往事也只堪回忆。可因为这口井还在，这清凉的井水还在，时光就好像不曾老去，陪着一位又一位汲水的人，走过他的前世与今生。

小城有一幢明清时期的“大夫第”，正门处改了又改，修了又修，总在与时俱进。现在那儿伫立着一座小洋楼，富丽堂皇，气度不输远处拔地而起的居民楼、车马如川的商务区。可侧门处，由于过于偏僻，现在仍保留着旧时的样子：狭小的巷道，青石铺就的地板，古拙清雅的门楣，幽深安静的气息……出了侧门，碰面就是一口古井，一只拴着长绳的水桶，常年放在井边，

供人随意汲水用。井沿、井台麻石砌就，经年累月，磨损的痕迹非常明显。井水也不深，仿佛触手可及。汲一桶水，濯洗手脚脸面，精神往往为之之一振。一位摄影家朋友说，这儿不仅可怀古，亦可抚今，其气质明丽如少女，不输于整个城市。

前些年，退休后闲不住的父亲，向邻居盘了一块地。这块地面积大约只300平方米，上面栽种着几十株蜜橘，还有数畦菜地，很适宜侍弄着打发无聊的时光。最令父亲高兴的是，这块地中间居然还有一口水井，虽然井水水质不是特别的好，不敢饮用，但用于灌溉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父亲请人将这块地用空心水泥砖象征性地围了起来，从此，这儿成了他的乐园。他每天从井中汲水为菜地和橘树浇水，不用从远处河里挑水灌溉，省了许多功夫。如今，这园子里四季瓜果飘香。除了红彤彤的蜜橘，还有梨瓜、辣椒、玉米、苦瓜、青菜、豆角……时令果蔬，可以说应有尽有。自个儿吃不完，就常常送到县城来，让我们尝尝鲜。这鲜，属于时令果蔬，属于清冽井水，属于他的辛苦劳作。



城市角落、乡间村头处处可见的

水井，恰如一只可以洞悉时光流转和人情冷暖的眼睛

有人说“大地的眼睛”是江河湖海，可对于偏居江南一隅的我来说，城市角落、乡间村头处处可见的水井，其清澈、透明的情影，灵动、深邃的品质，以及踏实、妥帖的烟土味，都恰如一只可以洞悉时光流转和人情冷暖的眼睛。与之一对上眼，只需略略一眼，身后喧嚣的世界、热闹的时光，都会悄然遗忘在灵魂的外面，从此懒得捡拾。如果喝上一口呢？唇齿只需与井水轻轻一碰，还未及舌尖，保管你立马舒适得形神俱散，忘乎所以了。这种生活的乐趣，是羁绊或者说囚禁于现代生活中的人们难以想象的。

井究竟是什么？传说皋陶之子伯益“平底凿凹”发明了井。古书《易·井》里记载：“改邑不改井”说的是井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。

江西省南城有条百年小巷，叫将军巷。巷子里有口3眼古井，井盖高出井口半米左右，上面有3个水桶一样大小的井眼，可供多人同时汲水。井盖湿漉漉的，苔藓生于四周，水的清